

## 爱管“闲事”的大侠

陶晓侠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“管闲事”，一辈子都改不了。

村里谁家的儿媳妇不孝顺，她就到别人家里帮忙评理。春天杨絮太多，她把政府告上法庭，起诉他们规划有问题。她甚至在网上发帖举报自己的丈夫，因为身为村干部的丈夫动手打了村民。

各种各样的“闲事”带着她撞了各种各样的“南墙”。从村委会，到市政府，直到省检察院，她都去“闹腾”过。

她曾被当地媒体报道为“致富能手”“无街村官”，频繁在电视上露脸。

现在，她是安徽省大和县“桥南驾校”的接待员，负责学员报名、考试。

她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类驾照的报名价目，还有几张驾校的宣传广告。广告中间夹着一面锦旗，上面印着“巾帼英雄，为民请命”的金字，落款是“安徽五青年冤案”的5名被告。几天前，“涡阳五周杀人案”在安徽省高院宣判无罪时，其中一位被告人对媒体说：“如果不是大姐（陶晓侠），我们怎么会有今天。”

1996年，涡阳的5名周姓男子被指控杀害一名同村女子，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。

从2001年开始，陶晓侠就不断把这两起冤案的材料带到阜阳、合肥，甚至北京。那时她是阜阳市的人大代表，她寄材料留下的快递单子加起来有“一米多高”，“上访”攒下的机票火车票“足足装了一个旅行包”。

“五周杀人案”平反的第二天，“五青年冤案”的两个被告人来找她，商量追责的事。“大姐人如其名，是真正的女侠。”张发达坐在办公室的破沙发上，对记者说。

他不知道，陶晓侠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。

以前她叫陶韵美，在村里上小学。那时她十几岁，比别的小孩都大，总在学校打抱不平。有一次校长让爱打架的学生在操场上罚站，结果只有陶晓侠一个女生。

校长数落她，说没有哪个女

# “悍妇”陶晓侠

她记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那天，村上请了唢呐队，村民们用拖拉机给她拉来了一块大匾，绕着县城转了一圈。家里院子里站满了很多不认识的前来道贺的人，烟花放到了半夜。有人说，陶晓侠当上人大代表，村民们比村里人当上县委书记都高兴，因为她是个好人。

生像她这样，不如叫“陶大侠”。没过多久，她真的把“侠”改进了自己的名字。

她的名声不单在学校流传。15岁时，大队买回一辆手扶拖拉机，男人们都不敢开这台新机器，陶晓侠一屁股坐上去，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。邻村人来闹事，她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“一路打回去”，直到对方赔礼道歉。

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，为了养家，16岁就冒着“投机倒把”的风险去外地贩黄花菜。那时她骑自行车到200公里外的宿州，把买回来的黄花菜捆在被子里，带回家卖。后来她拉过板车，开过裁缝店，回收过啤酒瓶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她在颍河上开了县城的第一家码头，整船的煤炭从上游运回来，充实了她的腰包。

1990年，她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二层小楼，因为爱唱歌，她跑去上海买回一套卡拉OK，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吸引过来，她那1万多元的高档音响几乎每天都能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

那段时间，陶晓侠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爱好：自掏腰包给村民装变压器，给没人管的老人盖房。村民也喜欢找她调解矛盾，有困难就找她帮忙。

她的荣誉也越来越多，“科技致富带头人”“阜阳好人”“乡村女侠”接连出现在她名字前。

## “人大代表”成为转折点

最开始，陶晓侠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何当选上的阜阳市人大代表，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干什么。第一次开会时，她领了一本《代表履职手册》。她记得自己看

到“一府两院受同级人大监督”，“人大是各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”时，整个人愣了半天。她完全没有想到，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。

这让她在“爱管闲事”的路上变得更加“肆无忌惮”，“闲事”也从过去的家长里短逐渐延伸到“找政府茬儿”和“帮人伸冤”。

后来她受人所托，去调查一起当年在太和轰动一时的故意伤害人案件，调查正在往下深入时，她的丈夫却忽然被公安机关带走，理由是涉嫌参与了正在调查的案件。

两个月后，她收到丈夫从看守所传出的的一封信。丈夫张合告诉妻子“不要再告别人状，否则会毁掉你我、孩子和家庭”。“如果你听话，我就会有好消息。”张合在信的结尾写道。

她想让丈夫早日走出看守所，但不是通过“向强权低头”的方式，而是要澄清一切，还丈夫清白。

这个只认“道理”和“正义”的女人买来“刑法”和“刑事诉讼法”，坚持“法律的事就通过法律解决”。因为只有初中毕业，两部法律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，她就买回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后来，这两本法律书都被她翻到散页，里面的法条她可以张口就来。

她到阜阳给丈夫请律师，在那里听说了“五青年杀人案”和“五周杀人案”，发现他们“比自己更冤”。

“大夏天她戴着一个斗笠，上面还挂了层面纱，搞得像个大侠。”律师余鸿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晓侠时的样子，“她说警察正在抓她，不能让人认出自己。”

那段时间，余鸿飞经常接到陶晓侠的电话，被对方问一些

“业余”或者专业的法律问题。

见过律师后，陶晓侠说控制不住自己，又把精力放在了两起“比自己更冤”的案子上。她开始在全国到处跑，找人大代表联名签字，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冤。

“她整天不进家，到处跑着告状。”张合抽着烟，语气缓慢。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，家里的养殖场没人管，等他出来后，“几千头猪已经死光”。

刚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大二的儿子选择了退学。陶晓侠跑去北京，任凭怎么劝，儿子都不愿意再上下去。

提起儿子，她就会忍不住哽咽，说自己对不起儿子。哭过之后，她又会说：“啥事都改变不了我，我就是不能看到不公平的事。”

经过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等待后，陶晓侠终于见到了安徽省人大的领导。她向对方“哭着讲了一个半小时”，提出“要想公正，案子必须异地审理”。她的建议被采纳，最终检察院以“情节较轻”为由，对张合作了不起诉决定。

张合走出看守所时，已经在里面蹲了1年多，从180多斤瘦到120斤。这个沉默的男人从来不抱怨自己的妻子，只有喝醉酒时，才会说出“要不是你乱告状，我怎么会受那么多罪”的话。

她记得有次在阜阳市两会的小组讨论上，她提前到市检察院长的对面。检察长对小组作了工作报告，提到当年“批捕7000多人，最终判决1000多人”。

轮到陶晓侠发言时，她质问检察长竟然敢拿着这样的数据当成绩，然后列举“刑事诉讼法”里关于批捕的条件，怒斥对方这样的数据就是在枉法。“有多少家庭因为你们随意批捕受到伤害

害？你们是什么检察院！”陶晓侠说她越说越控制不住自己，记得自己最后激动到站起身，握紧拳头，浑身都在颤抖。随后，她拿出冤案材料，对着检察长一句句念完。会场内的70多位代表鸦雀无声，检察长全程低着头，没有一句回应。

会后，她得到了一个外号：陶疯子。县委书记找到她，让她“下次别再这样，检察长明年都不好意思来咱们团了”。

## 为别人上访的“上访户”

在人大履职的那5年里，她养成了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习惯。养殖场垮掉后，她买来几辆卡车，做起了运输生意。白天她打理车队的事情，管管“闲事”，晚上回家后就研究冤案材料。

“整个卧室，桌子上、床上上堆得全是档案袋。”张合语气平淡，他被关在看守所时，刚好隔壁牢房里就有“五青年杀人案”的被告人之一张虎。他说自己很清楚他们在里面受过的罪，也知道蒙受冤屈的感受。老婆为人喊冤，自己“多少也是支持的”。

2006年，人大代表任期结束，陶晓侠没有连任，她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驾校。与合伙人决裂之后，她又开了一家“陪驾学校”，但被之前的合伙人举报无证经营，最后法院以“非法经营罪”判了她两年徒刑，进了监狱。逮捕她的那天，她车的后备箱和后座上，塞满了各种冤案的申诉材料。

刚刚走上正轨的家庭再次崩塌。丈夫开始酗酒，正在南京审计学院上学的女儿一气之下，像哥哥一样退了学。

即使在监狱里，她还整天帮别人写申诉材料。出狱后，她比之前更不着家，到处找领导反映情况，成了一个为别人上访的“上访户”。

家人对她彻底失去了信心，丈夫相信了这就是她的“本性”，不可能扭回来。后来，她主动提出离婚，她怕自己哪天再连累这个男人，“再进去他就毁了”。

提到未来，父子二人淡淡一笑。他们甚至对未来不抱希望，坚信她会一直这样“胡搞”下去。沉默片刻后，两个男人别开脸，眼睛湿润。 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订购热线：400-686-2888



# 居家购物@乐拍商城

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山东省内唯一一家专业电视购物频道



400万会员



百分百正品保证



17地市自有物流



无理由退换货

### 【居家购物频道号】

济南：31，历城34，辖县32，青岛：市区31、辖县34  
烟台：28，其他30，芝罘区28，临沂：31，威海：33  
潍坊：31，泰安：32日照：32，淄博：31，滨州：31  
滨城区29，德州：29，辖县31，东营：30，菏泽：34  
济宁：27，辖县30，莱芜：29，聊城：32。

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山东乐拍商业有限公司所有。

居家购物 我爱乐拍 WWW.51LEPAI.COM

